

● 中学生文库 ●

隋唐五代 历史故事



UE SHENG WEN KU

Z

K247.8
2
2

隋唐五代历史故事

吴 蒙

B3321195

516423



B

责任编辑 朱剑茂

封面设计 范一辛

中学生文库 隋唐五代历史故事

吴 蒙

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永福路123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宜兴市南漕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9.75 插页 2 字数 184,000

1983年9月第1版 1988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9,800本

ISBN 7-5320-0719-7/G·615 定价：2.00元

目 录

一、统一中国的隋文帝	1
二、话说隋运河	9
三、瓦岗军的兴衰史(上)	15
四、瓦岗军的兴衰史(下)	23
五、武牢之战	31
六、唐朝初年的军事家李靖	38
七、玄武门之变	45
八、唐太宗怎么当皇帝	52
九、薛仁贵和他的子孙	60
十、唐蕃两次联姻	66
十一、武太后做皇帝	73
十二、武则天时期的冤狱	81
十三、开元时期的几个宰相	87
十四、李林甫、杨国忠、高力士	94
十五、哥舒翰失陷潼关	104
十六、张巡和许远	113



十七、九节度兵溃相州	121
十八、保卫河阳十七个月	129
十九、郭汾阳单骑退敌	137
二十、李愬雪夜入蔡州	144
二十一、幽州兵变	153
——关于“目不识丁”的故事	
二十二、甘露之变	160
二十三、唐末农民起义中的几	
个人和几件事(上) …… 167	
二十四、唐末农民起义中的几	
个人和几件事(下) …… 175	
二十五、朱温的暴行	185
二十六、阿保机建立契丹国	193
二十七、后唐庄宗李存勗的悲剧…	199
二十八、一个空有好心肠的皇帝…	206
——后唐明宗李嗣源	

一、统一中国的隋文帝

581年，北周的相国杨坚夺取政权，建立隋朝。589年，隋兵渡江，灭陈朝，中国一统。这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大事。完成统一的隋文帝杨坚在历史上是有贡献的。

从汉献帝建安元年(196年)孙策取江东起，到隋文帝灭陈，三百九十四年之间，除西晋统一过三十七年以外，孙吴、东晋、宋、齐、梁、陈六朝建都金陵，南北分裂，共达三个半世纪以上。六朝在长江流域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上，当然是有贡献的。但从中华全局来说，统一总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历史上凡是能够完成统一大业的，无不受到后人的称赞。隋文帝就是这类人物之一。

但是，隋文帝并没有打定长治久安的基础，隋朝同秦朝一样，都是二世而亡，都毁灭在农民起义的烈火中间；而继隋而兴的唐朝，则与继秦而起的汉朝一样，成为历史上兴旺发达、历年长久的朝代。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巧合？当然具体情形有很多而且很大的不同，举一件最要紧的来说，秦的农民起义在始皇帝健

在时已经酝酿得差不多了，只等二世加一点点火种，马上便爆发出来；反之，隋的起义完全是炀帝时的兵役、劳役逼出来的，与文帝没有什么关系，至少是没有重大的关系。

提出这个区别，不是说隋文帝对二世而亡不负任何责任。前面说过，隋文帝没有为长治久安打好基础，这就是他的责任所在。关于这一点，他的同时代人中，有些目光敏锐的人是看到了的。房彦谦父子就是这样的人物。

隋文帝灭陈之后，一般人都以为天下从此太平了。监察御史房彦谦却不以为然，他私底下对亲近的人说：“主上猜忌成性，既苛刻，又残暴，太子的地位不稳，几个王（指文帝的儿子秦王杨俊、晋王杨广、蜀王杨秀）各据一方，天下目前虽安，来日必危必乱。”他的儿子房玄龄，后来在唐太宗贞观年间做过宰相，此时年龄虽幼^①，但见识已很高超，他对父亲说：“主上本来没有什么功德，用阴谋取得天下，儿子们都骄奢不仁，势必自相屠杀，现在虽承平无事，不久必将灭亡。”

这些背后的议论自然是到了唐朝才传出来的。当时说得是否便如此透彻，也有可疑。但是在隋朝鼎盛的时候，房家父子便是“摇头派”，应该是可信的。他们认为杨坚是阴谋家的看法，与事实相符，看来也是可靠的。退一大步说，即使这番议论出于后人编造，它的内容也切中要害。

汉唐初年的君臣，并不是有特别过人的才智，他们只是

① 房玄龄生于579年，即灭陈前十年。他与父亲议论文帝的具体年份不明，但必在600年废太子勇以前，即在二十岁或不满二十岁时。

亲身经历了农民起义的烽火，那些不曾亲身经历过的，也是由于年代较近，见闻较确，印象较深。他们在制定政策的时候，不能不考虑到如何安定民生，避免大规模农民起义再度爆发的危机，因而达到了长治久安的目标。秦和隋的创业者，前者靠武力征服，后者靠阴谋与武力，他们都没有领教过人民反抗的威力。反之，他们对自己所赖以成功的伎俩，都产生了陶醉的心理，在取得了天下以后，还要继续使用下去，完全不顾到情况已经完全不同的条件。这样，他们就不可避免地要走到自己的反面。

秦始皇的问题，这里不去谈他。这里只准备说隋文帝杨坚是怎样一个人，他是怎么走到自己的反面去的。

杨家是华阴（今属陕西）人，自称是东汉名臣杨震的后裔，但杨坚的五世祖却在北魏的边镇武川（今内蒙古武川西）做将官，后世逐渐内迁，才成为关中的大族。假使杨震后人的说法不错，做武川镇将的杨元寿应该是鲜卑化的汉人。另外一种可能是：原来是鲜卑人，后来才汉化的。

杨坚的父亲杨忠是宇文泰手下的骁将。宇文泰掌西魏大权，他一面用苏绰，仿照《周礼》的内容，改变官制；一面废除魏孝文帝改鲜卑姓氏为汉姓的制度，恢复鲜卑姓，甚至令中原大姓也改用鲜卑姓，杨氏因而改为普六茹氏。宇文氏改魏为周（北周），连君臣衣冠都改用鲜卑制度。这在当时，是开倒车的措施。

杨坚执掌北周国政，靠的是婚姻关系。北周宣政元年（578年），周武帝宇文邕去世，太子宇文贇（yún，宣帝）即位。

杨坚是宇文贊的岳父，马上从一个地方军政总管升做上柱国、大司马。到了宣帝大成元年(579年)，又高升为四辅臣之一的大后承，不久又改任大前疑。

周宣帝是个昏庸狂暴的人。他做了几个月的皇帝，便禅位给太子宇文阐(静帝)，自称“天元皇帝”。他并不是不管事，只是嫌皇帝的地位太低，要和天上的上帝比个高下，所以有这一番举动。

杨坚和这个女婿明争暗斗。天元一面升岳父的官，一面怀疑他不可靠，有一次召他进宫，预先嘱咐左右留心杨坚的神色，只要略有惊慌紧张的模样，立即把他杀掉。杨坚是何等利害的角色，他来到宫里，言语举动都十分安详。天元一点把柄都抓不住，只得罢了。

静帝大象元年(580年)五月，天元皇帝死了，年仅二十二岁。静帝年幼，他的生母朱后(天元有五个皇后)出身低微，娘家没有什么有权势的人，于是杨坚以天元杨后的父亲的身份掌了国政。他的官职从总知中外兵马事转为假黄钺、左大丞相，再改为相国，爵位也由隋公进为隋王。

杨坚有此地位，有此权力，改周为隋，自然并不困难。有几处地方的军政长官起兵反抗，都很容易地被解决了。

杨坚创立的隋比北周进步。天元禅位以前，君臣改穿汉魏衣冠(原穿胡服)，这同杨坚有没有关系，并不清楚。但是大象二年(580年)十二月，把鲜卑姓改回汉姓，则是杨坚掌权后的措施，而且只比隋受周禅早两个月。看来北周用鲜卑姓的措施不得人心，杨坚在即位前夕把它改掉，是迎合

下情的举动。

北周仿《周礼》设六官，纯粹是发思古之幽情的复古，并不合乎时宜。隋刚建国，把这一套都废除了，而且整理魏晋南北朝的官制，设立尚书、门下、内史、秘书、内侍五省以及太常等十一寺等官署。以后经过炀帝和唐初君臣的修正，就出现了以尚书、门下、中书三省为中央执政机关。尚书省分设六个部（吏、户、礼、兵、刑、工），与另外的几个寺（大理寺、太常寺等）分掌各部门的职务。我们可以说，以后的唐、宋、辽、金、元、明、清的政府机关，都是从这个系统演变出来，而且在许多地方都依隋朝的老办法。

这些改进加上了灭陈统一全国，隋文帝的贡献实在是很了不起的。

然而，他的表现有些很令人费解。

隋文帝有减少人民负担的措施。北周规定百姓十八岁成丁，隋改为二十一岁；成丁的人要服劳役，北周规定每年三十天，隋改为二十天；北周的“调”，每户每年一匹，隋打个对折，改为两丈。相传苏绰为北周制定赋税制度，因财政困难，不能不偏重，他常对儿子苏威说起，觉得很遗憾。苏威在隋初掌管度支（财政），便处处要求减轻。这些事情都有明文。然而隋朝又以仓粮极富著名。赋敛不重，以后瓦岗军开仓放粮的物质基础从何而来？减轻负担是真的还是假的？

开皇十四年（594年），关中大旱饥荒。文帝派人看老百姓吃什么东西。使者带回来一些豆屑和糠。文帝看了，流

下眼泪，对着群臣，引咎自责，似乎很有自我批评的精神。他甚至于带着灾民到粮食丰足的洛阳去，一路上让饥民夹杂在皇帝的仪仗卫兵中间，随便行走；见有扶老携幼的，他还命令把马匹牵开，让出路来让百姓走。从这些行动来看，历代帝王没有一个比得过他。然而唐太宗知道他的底细，说当时仓库储粮极富，文帝不肯放粮赈灾，却叫百姓逃荒。既然真相是这个样子，隋文帝怜惜饥民的样子完全是做作，是假仁假义的表现。

隋文帝还有修订法律的举动。隋律与前代比较，一般都从轻从宽。然而他曾下令加重镇压“盗贼”，窃盗的东西价值超过一文钱的，都处死罪。有三个人偷了一只瓜，事发以后，三个人都被斩首。这条法令不久因反应太强烈，停止执行。然而隋文帝的残暴不仁，在这里表现得十分明显。他对官吏也极残暴。有一次，元旦朝会，有的武官服装佩剑不大整齐，御史没有提出弹劾，他大发雷霆，把御史斩首。谏议大夫请他不要杀御史，也吃了斩了。诸如此类的事情极多，晚年尤其厉害。

这样一个政治领袖最容易出的毛病是：心目中没有人不可疑，发展下去，把自己陷入孤立的境地。隋文帝正是如此。

隋文帝的亲信大臣，不过李德林、高颎(jiǒng)、杨素、苏威等几个人。以李德林的学术文章，在当时是第一流人物。他在北周末表示愿为杨坚效力，应当是最可信赖的部下。但是只为一句话逆了杨坚的意思，便十年不得升迁，最后贬

官出外，郁而死。这是一句什么话呢？开皇元年（581年），内史监虞敬则劝杨坚屠杀北周皇族，高颎不以为然，而不敢表示异议，李德林却态度鲜明，极力反对。杨坚面孔一板，冷冷地说：“足下书生，哪里懂得这种事情！”李德林只一时碰了个钉子，哪里知道文帝一直记在心里。尽管他以后建过平陈的策略，还博得文帝的称赞，到了开皇十年（590年），便因劝文帝不要轻易更改法令，被斥责道：“你认为我是王莽吗？”不久，便被赶出了朝廷。

高颎在灭陈时做晋王元帅长史。晋王就是后来的炀帝杨广。这个元帅长史实际上是元帅的代表，有统辖全局的权力。在当时，文帝确实是信任他的，但是后来便不行了。

高颎的儿子娶了太子杨勇的女儿，这是问题所在。杨坚以外戚执政，夺了北周的天下，他防别人依样画葫芦，坚决不用外戚。太子的亲家，暂时还不属于重点防范的对象，如果杨家父子关系良好，还不至出事。可是不幸得很，杨家父子的关系发生了问题。

杨勇为人比较坦率，生活比较考究舒适。杨坚以节俭著名，对儿子的作风很不满意。杨广是个比老子更会装腔作势的人，他装得比老子更朴素。文帝和独孤皇后偶而到晋王府一游，他把美貌的姬妾都藏起来，只留几个年老貌丑的在旁，甚至故意弄断乐器的弦，又不将灰尘拂掉。文帝见了，非常满意，回宫之后，告诉侍从，以为晋王最像自己。他哪里知道，这一切都是假的；他又哪里料得到，这个做得极节俭的人将来会成为最奢华、最讲排场的皇帝！

杨广极力联络朝臣，权势日益上升的杨素同他结成一党。文帝的耳朵里只听见太子的罪恶和晋王的仁孝。高颎替太子讲几句话，都变成别有用心的语言。举个例来说，文帝要在东宫卫士中抽调精壮的编入皇宫卫队。高颎说：“把精壮的抽完了，只怕东宫的宿卫力量太弱。”文帝便板起脸来说：“太子的身边，要壮士何用！我对前代的事情无不了解，你毋须学那老一套！”这分明是斥责他有以武力拥立太子的阴谋了。

于是事情就顺着这趋势发展下去。开皇十九年（599年）八月，高颎被削去官职，保留一个齐公的衔头。同一个月里，又被除名为民。二十年十月，废太子勇；十一月，立晋王杨广为皇太子。

杨勇并没有废立的打算,杨广却是有的。仁寿四年(604年)七月,文帝在仁寿宫患病。杨素等调东宫兵担任宿卫,命张衡到寝宫侍疾。一声惨叫,血溅屏风,文帝终于死在他一向认为最可靠的的儿子手里。

谋杀老子和荒淫亡国，这两者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是隋朝确实亡在炀帝毫无节制的兵役、劳役上头，文帝如能付托得人，这场悲剧是有避免的可能的。

二、话说隋运河

“一撇一捺，写就一个‘人’字。”这是《话说运河》的开篇语。用“撇”和“捺”来形容运河，真好！电视节目《话说运河》的撰稿者是富有想象力的。

他们说得好：“长城是一撇，阳刚的一撇；运河是一捺，阴柔的一捺；我们祖先，在神州大地上写下一个‘人’字。人民的‘人’；人类的‘人’；中华民族的‘人’！”^①

他们说得好，好在于形象化，好在于赋予这条河流以感情色彩，更好在于点出了历史创造者——人民的作用的本质。

说实在的话，我提笔写这本书，想到非写隋运河不可的事实，就感到为难了。隋运河分几个部分，每一段从哪里到哪里，有什么故事可写呢？怎么生动得起来呢？《话说运河》给了我一点勇气，让我从一撇一捺说起吧。

一撇一捺的位置都是有过变迁的。秦时的一撇起点在临洮（今甘肃岷县），比明长城的西端嘉峪关，偏东偏南，在北面，它傍着阴山，在明长城以北，它的东端，远在辽东，伸进朝鲜半岛，明长城原来也有辽东部分，但没有那么远，后

^① 《话说运河》，第一回和第三十二回。

来废弃了，便把山海关以东的老龙头截东端。秦长城只剩若干处遗迹了，高耸在燕山山脉上的明长城却保存着基本完整的面貌，独擅胜场，成为雄伟的一撇。

那一捺呢？现存的运河（包括断流的部分在内）是元、明、清的运河。这几个朝代的首都都在北京。他们需要一条从北京到江南的航路，这一捺就采取从今北京、天津两市，向南穿过河北、山东、江苏到浙江杭州的路线。

隋炀帝开运河的时候，他绝对不会采取这条路线，因为他的政治中心是长安和洛阳，远在这条路线的西面。以纬度近似的徐州来说，与洛阳的直线距离约有八九百里，在现在的火车时刻表上，特别快车也要开上八个多小时。隋炀帝需要的是从洛阳北上涿郡（治所在今北京）、南下余杭（治所在今杭州）的航路，于是这一捺不能不向西移动了一大步。

这一捺的长度足足有四千里。如果要在陆地上开挖这样一条大河，休说是古人，即使是拥有大量机械的现代人，也是非常艰苦困难，甚至于是不可能的工作。隋朝人做的工作，是利用许多现成的水道，把它们浚深加宽，把原来各归各的河道联起来。就是这样，工作量已经很惊人。再加上有些地方好挖，有些地方难挖，有些水道的水量充足，有些水道的水量不足，所以挖成的运河，有些段落的航运很方便，有些段落的效果很不理想。大体上可以说，黄河以南的部分是成功的，黄河以北的部分是失败的。

让我们来看看黄河以南的部分。

黄河以南的隋运河分成三段。黄河和淮河之间的一大段叫做通济渠。它从洛阳先引谷水、洛水通黄河，向东北到板渚（今河南荥阳西北汜水镇东），引黄河水进入汴河，东流到今开封，折向东南，经过今河南东部、安徽的西北角、江苏的泗洪，到盱眙对岸，和淮河会合。这个会合点，我们之所以把它说成“盱眙对岸”，原因在于这个地方在清朝康熙年间被洪水淹没，变成了洪泽湖的一部分。

淮河和长江之间的一段叫邗沟。这条河南起今江苏扬州市南，北至淮安县北，是一条年代久远的河流。远在春秋末年的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为了进兵中原，与齐、晋等国争霸，就开挖了这条运河，但是因为要利用附近的湖泊，河道比较曲折。以后历代几次整修，河道中段的路线也有些变动，但是起迄点始终保持原状。隋朝初年，文帝要进兵灭陈，又把它整治一番。那时名叫山阳渎。炀帝用十多万民工把河道拉得更直，它的面貌焕然一新，与现在的里运河便没有多大差别了。

从上面所说的内容来看，在淮河一线，第一段到盱眙对岸为止，第二段起于淮安，中间有一大段距离，这一段航道就利用淮河本流。这同元、明、清运河就在淮安穿淮河北上的不同。

长江以南，从京口（今江苏镇江）到余杭，隋朝人叫江南河。江南在春秋吴越对峙时可能已开凿了一些河渠。秦建立会稽郡，在今江苏的镇江、丹阳开了一条河道，北通长江。这是江南河的萌芽状态。三国孙吴要把吴郡等地的粮食运